

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最近在读南希·K·拜厄姆的《交往在云端——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》，对我们当下似乎很熟悉的社交媒体进行了“陌生化”的解读，让我们对每天都在用的媒介有了冷静的思考。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，拜厄姆批评了两种观点，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构建论。技术决定论认为，你使用的技术的次数越多，你受技术的影响也越大。社会构建论则认为，社会力量影响着新技术的发明，无论技术研发的初衷如何，拥有不同利益或需求的其他社会群体都会调

【拒绝流行】驯化技术

整、修改或颠覆那些最初的技术设定。作者认为技术是社会形成，她用了驯化这个词来形容社会形成的过程，我们如何使用和表现这些技术，谁使用它、如何使用它、谁不使用它，会影响到一种技术的后续发展，技术最终呈现出的样态，是人驯化出来的，就像人对宠物的驯化一样。驯化理论让我想起人们此前对算法新闻的批判，我记得某次讲座中，一个教授说，经常有人批评算法向自己推送低俗新闻，可为什么没有向我推送？算法需要人们的驯化。对于当下流行的反技术言论，作者也持否定态度，书中提到，技术其实只是既有现实问题的一种症状而已。有人

说，社交媒体毁灭了社交，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而面对面不再聊天而是低头刷手机，甚至危及婚姻关系。可那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错，那些关系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。技术并没有让社会变得更坏，它很多时候只是让社会问题直观地浮现出来。社交网络的主要用途就是复制那些已经在线下存在的关系，而不是建立新关系。

社交媒体和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肉身具体的一部分，让熟悉之物陌生，让陌生之物熟悉，这本深刻的书，不仅能让我们更了解社交媒体，也能更了解自己，当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？



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【含英咀华】群英会香江

去年香港成立“香港地方志中心”，主持首部《香港志》的编纂业务。中心的冯先生负责其中文学艺术部分，月前和我做访谈，谈了学交流，我说，198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，可说是“丽典新声，络绎奔来”。

香港和内地的文学交流，有史料可稽，我就发表过文章缕述其盛况。最近无意中看到照片，正好为证。照片拍摄于1993年夏天，地点是《香港文学》的编辑部，亲密排坐着九个人：四位是香港的编辑、作家，五位是内地学者：严家炎、谢冕、李元洛、古远清、徐志啸。严与谢来自北京大学，李来自长沙作协，古来自武汉中南财大，

徐来自复旦大学。徐是《楚辞》专家，兼研比较文学。谢和李都是诗歌评论家，李更是“诗文化散文”名家。严的专长是现代小说，一篇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》(1994年发表)轰起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争鸣。古则是文学评论家、史家。

那十几年，学府如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学院，社团如香港作家协会，对举办交流活动热心且大力。严谢李古徐五位，分别应邀来港作短期或较长时间的访问。一下子，大江南北的学界精英络绎奔来，古代文学的“丽典”、现代文学的“新声”，与香港的同行共聚交流。拍照的那一天，很可能还有(甚至有不少)其他南来的学界文坛访客在香港参加学术活动。



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

【彼岸听涛】飞鸟的痕迹

每天一睁眼就是刷屏，闭眼甚至做梦也在刷屏。当今世界，离开电子交流真是不知怎么活下去？各群众声喧哗。隔靴搔痒不过瘾，有人太过紧张兮兮。唉，都是月亮惹的祸！

与文友聊到忧郁症，据说很多人有，只是没到致命程度。文友说自己每天靠药物维持，常常没来由的绝望，想把自己装在一个袋子里来紧箍于口。只是下班回家看到孩子的照片，心痛的感觉突如其来，担心孩子那么小，离开妈妈能否开心地活着？唉，女人的不幸。好在她可以写，用作品抗拒抑郁也是一个路径。文友创作不在乎什么形式。文学用婉转的形式表达内

心是很需要智慧的。人们常以“胆”与“识”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，有识无胆者，可成为学者，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。当年王蒙创作以意识流为主，就是对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的颠覆。像鲁迅先生希望的那样，“摆脱了冷气”，“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”，“但只有真的声音，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须有了真的声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”——不断地尝试文学新的写作方式。忽然想到那句话：“思维如箭一般敏捷而尖锐，蕴藏着一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。”

验证一句老话：凡走过，必留下痕迹。存在的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诗说：天空没有痕迹，鸟儿已经飞过。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有思想。而这，正是希望之所在！

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【如是我闻】教养

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第一次到德国，当时觉得真正到了个文明的国度。以前每次过马路都没有信心，即便是在斑马线上，也会超车还没有到之前慌忙跑过。那天，我在马堡(Marburg)市中心的马路旁想过马路，结果车停下来让我过去。司机友好地挥了挥手，我则心急火燎地飞奔过去。转头看那辆车的司机，那位优雅的中年人在看着我微笑。

后来我到了波恩，开始在那边做我的博士论文。有一年我所在国内大学的副校长和几位系主任到德国，希望我来安排一下他们在波恩、科隆的游览计划。当汉学系的一个同学在给我们介绍科隆大教堂的历史的时候，一开始大家还在听，后来觉得实在没有意思，结果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听，其他人全都跑到门口街上的商铺去购物了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大学教书了，但业余时间还是会去带一两个德国旅游团，这既能练习口语，又能挣点外快。每次在景点，即便是我讲得不好，我的德国“客人”也会用善意的目光注视着我，认真听我做完每一个介绍，从那天以后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也都会全神贯注地倾听。

德文中的Bildung，不仅仅指一个人所受的教育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基本的做人的教养。实际上，儒家也讲究做人，认为内心有敬而外部不中节谓之“野”，虽合礼节而内心不诚则谓之“史”。强调人的道德心与行为方式要统一。可惜后来这些往往被忽略了，很多“有知识”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教养。



允今 新加坡作家

【昙花的话】冬菜的灵魂

阿郁的妈妈厨艺精湛，最近从潮汕前来小住，阿郁邀我去她家品尝家常菜。老妈妈捎来了一个圆肚陶瓷，摸进去黑，土里土气的，像个朴实的乡下大胖妈，在厨房里与它打了个照面，潜藏着的记忆瞬间被它照得雪亮。每个人的童年，都是由庞杂的气味汇集而成的；我的童年，就是和冬菜纠缠不清的。

厨房里那个胖嘟嘟的小陶瓷，宛如聚宝盆，讳莫如深地隐藏着取用不竭的冬菜，任由母亲在炊事上发挥创意。不论荤素，一掺入冬菜，便能衍生出繁丽的口感，个性彰显、色彩亮丽。母亲常做冬菜肉丸子，虽是家常小菜，却不易掌握得好。肉太肥，像吞脂肪；肉太瘦，又像嚼枯草；肥肉和瘦肉的比例，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母亲把猪肉剁好时，便把手指伸进陶瓷里去捏冬菜，冬菜那股若隐若现的甜味，像梦一样萦绕身旁。做好的肉丸子，镶嵌了冬菜独树一帜的香气，让人吃得如痴如醉。

在那阮囊羞涩的年代里，馋嘴的我，不时抓紧时间，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从陶瓷里摸出几颗冬菜，放进嘴里，细细咀嚼，仿佛在品尝一种“零食匮乏之症”。冬菜脆、爽、香、咸、甜、百味翻涌，嚼着嚼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时间流逝，等我为人母而入厨主炊时，冬菜已由古朴的陶瓷“移居”到塑料袋里了。可怕的是，它的味道彻底变了，没香气、没甜味，死一般的咸。我不爱它，孩子也不。冬菜，已和我的童年一起埋葬在时间的河流里了。

此刻，看到我痴痴地瞪着躲过已久的陶瓷，阿郁笑道：“这陶瓷啊，是我妈千金不换的古董啊！冬菜是她自个儿腌制的，油润嫩脆、香气浓郁。我妈说，只有把冬菜放进这个她用了一辈子的陶瓷，冬菜才能找到自己的灵魂。”

灵魂！冬菜有灵魂。此刻，看到老妈妈以地多皱的手颤巍巍地把冬菜抠出来时，不知怎的，眼泪突然模糊了我双眸……

啊，就算，就算我可以找回冬菜失落了的灵魂，可是，我童年的那份情趣，又上哪儿去寻呢？

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【横眉热对】资料与研究

就研究来说，没有资料而有问题，谓之猜想；没有问题而有资料，谓之罗列。所以，重要的是，在资料和问题之间保持平衡，研究才可能深入。

这事说得容易做起来难。首先，什么叫问题？其次，资料能有效地罗列，本身就是一种研究，而不是“罗列”那么简单。关键是，在问题与资料之间求取平衡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让问题引导资料的罗列，还是让资料去突显问题的重要？

有些问题，让人颇费脑筋，资料一大堆也不好回答，以至于怀疑，这可能是个假问题。比如，专治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人李约瑟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现代科学能否从中国的传统文明中诞生？这已被称为“李约瑟难题”，可见多么重要。但是，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答案，即使读完了李约瑟七卷本的《中国古代科技史》，也觉得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。

或许，答案早就明确了，没有资料大概也可以得出，那就是，“李约瑟难题”是一个伪问题。

为什么说资料罗列也是一种研究？因为，对某些过往事件，之所以语焉不详，是因为资料被封锁了，只要把它们公开，再按照时间罗列，一天天，一件件，前因后果，真相就大白于天下，不必再去讨论。比如，著名的“火烧圆明园”，如果能把当时的事了解完全，大大小小，桩桩件件，不要遗漏，更不要隐瞒，心里自然就会有结论。至少，我们会由此而坦然，那些列强流氓，贱了一样，把一座皇帝私人的园林，一把火就给烧了，原来如此，因为这样，结果那般。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【不知不觉】心居

上海作家滕肖澜的写作，是和这个城市的日常紧密联系的。小说的故事往往贴近

百姓日常，物质感非常扎实。不知她会不会也有烦恼，因为流畅的小说叙事，与笔下人物贴近，会造成小说的敏锐和动感，但也被视为世俗和通俗。

之前有电视剧《蜗居》，如今有电视剧《安家》，《收获》2019年冬卷发过滕肖澜的长篇叫做《心居》。都是人生不可离开须臾的“居”，滕肖澜写的，最终是心能否安居的所在。

她的《心居》是从“家宴”写起的：每周六，上海一个典型市民家庭顾士宏家共十三口就会聚在一起吃晚饭，各种典型的上海家常菜迭出，三代人聚集一堂。家宴自然和外面酒店的宴席不同，扭结起历史和现实的交错，核心小家婆和大家庭的种种冲突，遭遇现实问题后情感遭到痛击……贫穷与财富，在

人际关系里疏密相见，沉沉浮浮。

如今，如果要了解上海人在世事变迁中的遭遇，进入他的房子，无疑便找到了答案。房子在个人财产中占了主要部分，就像滕肖澜在小说里写的：“——房产证一堆拿在手里，扑克牌似的。房子是真金白银，跟它相比，银行里那些存款就不值一提了。”于是，家庭伦理和婚姻情感，在这桩大考验面前必定纤毫毕现。房子是这部小说情节的推动力，是现代城市人的共同焦虑，而且，房子在滕肖澜的笔下，早就不只是物质的，而是代表着一个人的审美、品位、个性，等等。

我的90后同事说，她的同学和同济的一个博士生恋爱，她的家庭却因为新开发区动迁，年纪轻轻名下就有两套房子，父母仍旧和老邻居终日打架，她则属于“拆二代”；于是她母亲反对她的恋爱，说虽然是博士在读，但他是外地人，后面的日子太辛苦了，不如再找个“拆二代”。看来，有房子的，没有房子的，都纠结。

洞见

□邹中海

现身说法谈写诗

相较于旧体诗，新诗历史刚百年，有关的创作理论和批评著作，屈指可数，这样就或多或少降低了那些有志于研究新诗、创作新诗的朋友的兴致。魏鹏展这本《新诗创作法》是很有特色的新诗创作理论和技巧的专著。作者是一位年青诗人，现在由他现身说法，颇有说服力。

作者在书中深入浅出地把创作新诗的种种技巧告诉读者，例如他在《诗语言的破格》一篇里说，写新诗时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打破语法规常规去营造诗境。他用自己的《乡泉》说明这种创作技巧：“竹丛下的清泉/漂着几片菜叶/流过浣衣女的歌声”，最后一句所写的其实是“洗衣服的女子在泉水边唱歌”，不过如果我们根据语法规则，如实地这样叙述，那么句子就一点诗味也没有。现在作者用“（清泉）流过浣衣女的歌声”这种不合逻辑的“破格”句子写出来，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“清泉流水带有少女美妙歌声”这一充满诗味的意境。

魏鹏展在这里所阐释的手法，其实在古代格律诗中经常采用，清代诗人严遂成的“风随柳转声皆绿”，便是其中一个著名例子。魏鹏展在中文系研究院攻读时，以古诗为研究对象，因此熟悉古代诗人的各种修辞手法，并且学以致用，把这些手法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出来。

在《什么是诗意》一篇里，作者指出“新诗有了诗意，才有诗的感觉”。他说的诗意是指字面意思以外的深层意思，要经过读者一番思考才可以理解。他举出顾城的《远和近》来说明，魏鹏展说这首诗的言外之意是指“你”和“我”关系疏离，感情转淡。当然，不同读者对这首诗的言外之意，可以有不同理解。种种的言外之意应该就是魏鹏展所说的诗意。

新诗和传统格律诗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只不过它们各自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已。魏鹏展这本除了对诗的本质特征有清晰的论述外，对新诗写作技巧也有较好的解说。由于本书是作者在几本刊物所写专栏文章的结果，对象是学生，因此文字平易近人，笔调真挚恳切。书中没有艰深难懂的水语，没有连篇累牍的论说，每一个专题都只用几百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阐述。

香港作家系列11



魏鹏展

1980年出生于香港，诗人，《小说与诗》主编、香港小说与诗协会会长、文学博士。著有诗论《新诗创作法》、诗集《在最黑暗的地方寻找最美丽的吧》。

在华仁书院(九龙)读书时，我就开始思考自己往下的人生路该怎样走下去，觉得自己不应虚度光阴，要为社会做点事，但做什么好呢？中学的中文课文与小学很不同，每篇课文都是选自作家的作品。老师一开讲就讲故事，讲述作者生平。虽然老师讲故事的技巧不算很好，但就让我留意到读一篇文章要先了解作者，再理解文章；有时，有些文章很难理解，又会反过来，再理解作者的生平及思想。最后，我们熟练了一篇文章，也会很了解一位作者的思想感情。我们与作者不是同时代的人，但可以认识及了解对方，这与交朋友有什么差别呢？由此，我觉得作家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，即使死了千百年，很多人还是有兴趣了解他，想与他交朋友。我相信没有他其他职业能结交那么多朋友！

后来，我借阅了一本有关作家生平的书，书中详细记述了十多位著名作家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。我得出三个结论：一、他们的古文基础很好；二、他们的生活经验很丰富；三、他们看了很多书，其中包括英文小说。我对自己说，他们怎样做，我就怎样做，很努力地做，最后自己一定会成功。

中二时，我遇到一位很爱国学的老师，他教我中文科。平时，他很少讲解课文，但就印了很多古文给我们阅读。他又常常带自己的古文线装书回家，在课堂里让我们传阅。我们很快接触了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《史记》等古书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很喜欢逛书店，一看到小字解释大学的古籍就特别喜欢，马上买回家。我的书架就这样挤满了古籍。

我现在的创作主要是诗歌，但其实我很想写小说。我选择先写新诗，未写小说，一方面因为工作忙，更重要的是写小说要有丰富的人生感受。我知道读者很小气。他只要看过你一两篇作品，感觉不好，往后就不想再看。小说要写好，一定要有充实的人生经

魏鹏展：

□邹中海

从古诗韵到新诗境

邹中海：您的主要创作是新诗，也写一些新诗评论，但其实您是古代文学博士？

魏鹏展：选择古代文学作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，是因为觉得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粹，要打好语文基础，就要从古典文学好好地吸取营养。

邹中海：怎样向古典文学学习？

魏鹏展：阅读古代文学时不能只是模仿和死记硬背，更应该去感受古典诗歌的意境和神韵。我们在创作新诗时，切忌在题材上一味模仿古诗，应该去感受古典诗的意境神韵到写出新闻、新句、新思维的新诗的同时，又能

自叙

我的文学路

□魏鹏展

年轻人最缺的是人生经验，如果匆匆下笔，这样的作品就很稚嫩；小说的文字也最容易暴露一个作家的不足，作家必须好好好读书，练好基本功。我不喜欢写散文。散文无遮掩，作者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赤裸裸地呈现，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非议。我写作，追求纯文学艺术。小说与诗将会是我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。

有些人可以一天写一首诗，很快就写了数百首，数千首诗，写得比李白、杜甫还要多。我觉得诗不能写得太多，要积累感受；又不能太懒惰，有人几年才写一首。我要求自己一个月写一首诗。开始写诗时，我一个月写两首诗，但觉得太多，后来就一月一首。我这个一月一诗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。

我认为出版诗集和写诗同样不能太多，又不能太懒惰。年轻人应该能坚持一月写一首诗；一本诗集最好有一百首诗。因此，我下一本诗集大概在八年后出版。

就是读好英文。

邹中海：您怎样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？

魏鹏展：我觉得中国是诗的国家，外国诗是没法和中国诗比较的；相反，中国的小诗却写得不及外国，因此创作者可以多读中国的古典诗，多读外国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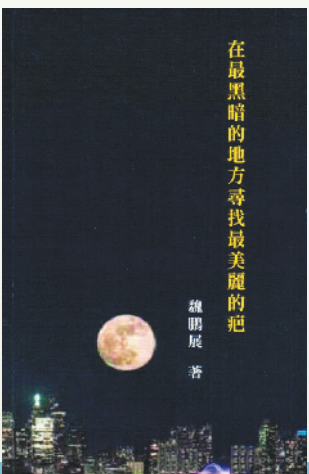
邹中海：如果大家推荐一位外国的小家，您会推荐谁？

魏鹏展：我比较喜欢狄更斯的小说，虽然他的小说已经有200年历史，但他所用的英文和现在在英文差异还不算很大，不像莎士比亚的英文，那些算是古文。



新诗创作法

魏鹏展 著



在最黑暗的地方寻找最美丽的吧

魏鹏展 著

“爱读书会”荐书榜 (第184期)

宅家不出户，是看书观影的好时机，特地找出一些关于疾病与瘟疫的书来看，并推荐给大家。

1.《瘟疫与人》 (美)威廉·麦克尼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出版

推荐理由：作者威廉·麦克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，被称为“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”，他以恢宏的历史观，将政治、文化与瘟疫结合，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，论述3000年来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，大胆提出瘟疫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参数这一观点。此书直接启发了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的写作，同样也启发了近年大热的《人类简史》。

2.《疾病改变历史》 (美)弗雷德里克·卡特赖特 迈克尔·比迪斯 著 陈仲丹 译 华夏出版社 2018年出版

推荐理由：历史教授比迪斯与医学史专家卡特赖特合作而成此书。作者也认为疾病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不同的是，除了受害人数众多的瘟疫，此

3.《鼠疫》 (法)阿尔贝·加缪 著 李玉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出版

推荐理由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代表作。讲述了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鼠疫，城市被关闭，里厄医生和他的母亲与人们一起英勇抗争的故事，一场瘟疫，展现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缩影，以及大时代中各色小人物的面貌。苏珊·桑塔格认为这是一部唤起爱疫的作品，周国平则断言“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”。

4.《瘟疫年记事》 (英)丹尼尔·笛福 著 许志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出版

推荐理由：笛福的著名作品，深受马尔克斯和库切赞叹。1665年英国瘟疫爆发，那时笛福5岁，成年后他写下此作，事无巨细地记

5.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 (哥伦比亚)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新经典·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

推荐理由：虽然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是《百年孤独》，但他自己却认为这部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才是“我最好的作品”，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”。此书与其说是写爱情，不如说写的是爱情与时间的关系。而其中作为整个故事背景的霍乱，既是在三位主人公漫长人生不断遭遇的真实疫病，又用以比喻爱情导致的狂热与疯狂，还象征着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混乱与喧嚣。